DOI: 10.12442/j.issn.1002-185X.20230162

# 轧制变形量对 Zn-3Cu 合金显微组织、力学和耐腐蚀 性能的影响

李然然,杨家财,林建国,张德闯

(湘潭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,湖南 湘潭 411105)

**摘 要:** 以 Zn-3Cu 合金为研究对象。研究轧制变形量对 Zn-3Cu 合金的显微组织、力学性能和耐腐蚀性能的影响。结 果表明,随着轧制变形量的增加,Zn-3Cu 合金基体晶粒细化程度不断加深,合金中的 CuZn<sub>4</sub> 相沿着轧制方向不断被拉 长并出现部分断裂。Zn-3Cu 合金的强度先增后减,塑性不断增强,60%变形量的 Zn-3Cu 合金具有最高的屈服强度,达 到了(263.1±4.9) MPa。随着变形量增加,轧态 Zn-3Cu 合金的耐腐蚀性能逐渐减弱,铸态 Zn-3Cu 合金表现出优异的 耐腐蚀性能。

关键词: 锌基合金; 轧制处理; 组织; 性能

中图法分类号: TG146.1<sup>+</sup>3 文献标识码: A

:A 又:

文章编号: 1002-185X(2024)05-1437-07

生物锌合金作为常用的可降解生物医用材料之一,具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<sup>[1]</sup>。与镁和铁相比,锌的自腐蚀电位适 中,具有较理想的生物降解速率和生物相容性<sup>[2]</sup>,但纯锌 的强度和塑性均难以达到应用的要求<sup>[3-4]</sup>。微合金化是能 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之一,添加少量的铜之后可使得锌合金 的强度和塑性提高[5-11]。同时, 锌和铜是人体所需的营养 元素,前者参与人体细胞发育生长、基因表达、免疫系统 和神经系统等大量生理反应过程,后者能促进血管细胞 和骨细胞的再生<sup>[12-13]</sup>,对细胞和机体无毒害作用。Niu 等人<sup>[14]</sup>对 Zn-4Cu 合金进行热挤压处理,发现合金的力 学性能较纯锌而言有所改善,且 Zn-4Cu 合金对人内皮 细胞组织的细胞毒性在可接受范围。除微合金化外,塑 性变形也能提高合金的力学性能,随着轧制变形量的增 大,合金中粗大的未溶解相会使残余应力聚集区增多,该 种残余应力集中区可储存巨大的形变能,从而降低合金在 后期的工艺程序中发生再结晶的难度<sup>[15-17]</sup>。Wang 等人<sup>[18]</sup> 对双熔混铸工艺制备的 Cu-10Fe 合金坯料进行冷轧,结果 发现,30%变形量的合金基体中产生大量位错,第二相颗 粒发生轻微变形;90%变形量的合金基体发生动态再结 晶,枝晶第二相沿轧制方向均匀分布:98%变形量的合金 所具有的抗拉强度和硬度分别为543 MPa和1607.2 MPa, 与铸态合金(340 MPa、852.6 MPa)相比有明显的提高。 本实验以Zn-3Cu合金为研究对象,研究轧制变形量对合 金显微组织,力学性能以及耐腐蚀性能的影响。

# 1 实 验

Zn-3Cu 合金原材料是纯度为 99.99%的纯锌锭和纯 铜丝,将原材料放入石墨坩埚,置于井式炉加热到 600 ℃,待材料彻底融化后保温 20 min,再将熔融金属 液浇铸到预热好的模具中,熔炼过程在氩气的保护下完 成。铸态试样以 AC(as-cast)来表示。将 Zn-3Cu 合金铸 锭在马弗炉中保温 10 h,保温温度 320 ℃,进行均匀化 退火。铸锭采用线切割机加工成试样,然后将试样置于 二辊轧机上进行轧制,每道次压下量为1mm,前3道次 轧制在轧制前将试样于280 ℃分别保温1h、5 min、5 min。 后续轧制直接在室温进行,得到总变形量为40%、60%、 90%的轧态 Zn-3Cu 合金,制成合适的试样。从铸锭中部 线切割取样制备金相试样,进行抛光处理,用 0.5vol% 的硝酸乙醇溶液腐蚀,然后采用 DM2500C 型光学显微 镜进行观察。采用 D/maX 2500 型 X 射线衍射仪进行物 相分析。采用 Pro X FEI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对试样的显 微组织、拉伸断口、腐蚀产物和腐蚀表面形貌等进行表 征,采用 X-Max 型 X 射线能谱仪对试样物相成分进行 测定分析,测试电压为 15 kV。使用维氏显微硬度计 (MicroMet 6000)完成对样品的硬度检测,试验载荷为 100 g, 保载时间为 15 s, 共检测 10 个点。拉伸试样尺 寸如图 1 所示,采用 Instron 5569 型电子万能试验机进 行拉伸试验,拉伸速率为1mm/min。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(11872053)

收稿日期: 2023-05-28

作者简介: 李然然, 女, 2000 年生, 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, 湖南 湘潭 411105, E-mail: 867376648@qq.com



## 图 1 拉伸试样尺寸 Fig.1 Size of tensile specimen

采用 ParStat 2273 型电化学工作站平台测试极化曲 线和电化学交流阻抗,试样尺寸为 ø10 mm ×2 mm,试验 在装有 Hank's 溶液<sup>[17]</sup>的烧杯中进行,并利用恒温水浴控 制温度在(37±0.5) ℃,实验时采用三电极体系,试样为 工作电极,铂板电极为辅助负极,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 电极。先测试开路电位,待其平衡后再进行电化学交流 阻抗(EIS)测试。极化曲线测试速率为1 mV/s, 扫描 范围以开路电位--0.5 至1 V。电化学交流阻抗谱测试的 频率范围为 0.01 Hz~100 kHz, 振幅为 10 mV。根据 ASTM G102-89<sup>[19]</sup>算出 Zn-3Cu 合金的腐蚀速率。

静态腐蚀实验在37℃的Hank's溶液中进行,Hank's 的主要成分为: NaCl (8.0 g/L), CaCl<sub>2</sub> (0.14 g/L), KCl (0.4 g/L), NaHCO<sub>3</sub> (0.35 g/L), Na<sub>2</sub>HPO<sub>4</sub> 12H<sub>2</sub>O (0.06 g/L), KH<sub>2</sub>PO<sub>4</sub> (0.06 g/L), MgSO<sub>4</sub> 7H<sub>2</sub>O (0.2 g/L)。用线切割切 取直径 Ø8 mm×2 mm 的腐蚀试样经打磨后,置于恒温 37 ℃的 Hank's 溶液中 30 d, Hank's 体积与腐蚀试样表 面积之比为 20 mL/1 cm<sup>2</sup>。使用 X 射线衍射仪分析试样 的腐蚀产物,并利用扫描电镜拍摄试样的腐蚀表面。最 后将试样放入 CrO (3200 g/L) 和 AgNO<sub>3</sub> (10 g/L) 的铬 酸溶液中超声波清洗 5 min, 去除腐蚀产物。将去除腐 蚀产物后的试样进行清洗干燥, 然后在电子天平上称量 实验前后的试样质量,得出腐蚀过程中的质量损失,静 态腐蚀速率降解依据 ASTM G31-72<sup>[20]</sup>得出结果。

## 2 结果与讨论

## 2.1 显微组织

图 2 是铸态和变形量 40%、60%、90% 轧态 Zn-3Cu 合金的 XRD 图谱。ZnCu 合金中易形成 ZnCu 金属间化 合物,如 CuZn<sub>4</sub>相和 CuZn<sub>5</sub>相。两相晶格结构相近,在 XRD 图谱中衍射峰不易区分。经过对比,图谱中第二相 的衍射峰为 $CuZn_4$ 相衍射峰<sup>[21]</sup>。可见Zn-3Cu合金由 $\alpha$ -Zn相和 CuZn<sub>4</sub>相两相组成。随着变形量的增大,α-Zn 基体







相的(112)晶面的衍射强度一直下降,(103)和(110) 晶面衍射强度明显增强。且第二相 CuZn4相的衍射强度 会随着变形量的增大先增强后减弱。

图 3 是铸态 Zn-3Cu 合金显微组织及对应的 EDS 元 素面扫和点扫成分分析。从图中可以看出, Zn 元素呈均 匀分布状态, Cu元素集中分布在不规则椭圆形的第二相 (区域 1、2)。且合金组织的第二相中 Zn 元素和 Cu 元素的摩尔比接近 5:1, 经过对比, 可判断第二相成分 为 CuZn<sub>4</sub>(图 3a 区域 1、2),基体相为 α-Zn(图 3a 区域3)<sup>[21]</sup>。

图 4 是铸态和变形量 40%、60%、90% 轧态 Zn-3Cu 合金的显微组织。从图中能够看出,随着变形量的增加, Zn-3Cu 合金基体相的晶粒尺寸一直减小, 第二相沿着轧 制方向不断被拉长并出现断裂,两相分布更加均匀。此 外,铸态 Zn-3Cu 合金显微组织中可观察到树枝状和不 规则椭圆形 CuZn<sub>4</sub>相,晶界清晰,基体相中存在明显的 孪晶和缺陷。40%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出现明显的冷 加工变形,90%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发生了再结晶。

## 2.2 力学性能

图 5 是铸态和变形量 40%、60%、90% 轧态 Zn-3Cu 合金的应力-应变曲线。图6是由图5得到的铸态和40%、 60%、90%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的力学性能,从图 6 中可以看出,铸态 Zn-3Cu 合金的抗拉强度 ( $\sigma_{uts}$ ) 和屈服 强度(σ<sub>vs</sub>)分别为(98.9±5.2) MPa 和(94.5±4.9) MPa。经轧 制后, Zn-3Cu 合金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出现明显提 高。随着变形量的增加,合金的抗拉强度先增加后降 低,60%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具有最大的抗拉强 度,为(263.1±4.9) MPa。Zn-3Cu 合金的屈服强度随着变 形量的增加而降低,40%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具有最 大的屈服强度,为(234.8±4.5) MPa。随着变形量的 增加, 轧态 Zn-3Cu 合金的延伸率 ( $\varepsilon$ ) 较铸态有了



图 3 铸态 Zn-3Cu 合金 SEM 照片及对应 EDS 成分分析

Fig.3 SEM image and EDS analysis results of as-cast Zn-3Cu alloy



图 4 铸态和不同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光学显微组织 Fig.4 OM images of Zn-3Cu alloy with different deformations: (a) as-cast, (b) 40%, (c) 60%, and (d) 90%

大幅度提升,且变形量越大延伸率越高,其中铸态 Zn-3Cu 合金延伸率仅为 2.2%,变形量 90%轧态 Zn-3Cu 合金延伸率为(67.6±2.7)%。Zn-3Cu 合金经轧制后,基体 相发生破碎,晶粒尺寸变小,出现更多晶界,从而阻碍 位错的运动,合金的强度也得到提高<sup>[22-23]</sup>。通常,强度 随着变形量的增加而增加,塑性随着强度的增加而





Fig.5 Stress-strain curves of as-cast Zn-3Cu alloy and the alloy rolled at with different deformation



图 6 铸态和不同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力学性能参数 Fig.6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s-cast Zn-3Cu alloy and the alloy rolled with different deformations 减小。但是锌合金的动态再结晶温度很低,约80℃,室 温轧制能产生足够的热量,发生动态再结晶。轧制变形 量越大,合金动态再结晶后的晶粒更加细小,塑性 提高<sup>[24-26]</sup>。

图 7 是铸态和变形量 40%、60%、90%轧态 Zn-3Cu 合金的拉伸断口 SEM 照片。从图 7 可以看出,铸态 Zn-3Cu 合金的拉伸断口由大量解理面组成,观察不到明 显的韧窝和撕裂棱,属于脆性断裂,合金的塑性较 差。变形量 40%轧态 Zn-3Cu 合金的拉伸断口存在少量 的解理面和韧窝,表现出脆性断裂和韧性断裂共存的混 合断裂形貌。变形量 60%轧态 Zn-3Cu 合金的拉伸断口 处韧窝和撕裂棱的分布更加密集,观察不到明显的解理 面,合金的塑性较好。变形量 90%轧态 Zn-3Cu 合金断 口处韧窝的数量和尺寸进一步增大,合金的塑性得到提 高。由此可见,随着轧制变形量的增加,Zn-3Cu 合金的 塑性变形能力逐渐增强。上述铸态和不同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的拉伸断口形貌特征与图 5、图 6 中 Zn-3Cu 合金的延伸率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。

表 1 列出了铸态和变形量 40%、60%、90%轧态 Zn-3Cu 合金的维氏硬度(HV)。从表中可以看出,铸态 Zn-3Cu 合金硬度值约为(683.06±27.44) MPa。经轧制后, Zn-3Cu 合金硬度值较铸态先增加后降低,变形量 40%轧 态 Zn-3Cu 合金硬度值最高,为(869.26±21.56) MPa。由此 可见,铸态和不同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的硬度变化 与图 5 和图 6 中力学性能变化相符合。



图 7 铸态和不同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拉伸断口 SEM 照片

Fig.7 Tensile fracture SEM images of as-cast Zn-3Cu alloy and the alloy rolled with different deformations: (a) as-cast, (b) 40%, (c) 60%, and (d) 90%

#### 表 1 铸态和不同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维氏硬度值

Table 1	Vickers hardness of as-cast Zn-3Cu alloy	and the	alloy
	rolled with different deformation (×9.8 MP	a)	

Sample	Vickers hardness
As-cast	69.7±2.8
40%	88.7±2.2
60%	81.3±2.9
90%	54.8±1.8

### 2.3 耐腐蚀性能

图 8 是铸态和变形量 40%、60%、90% 轧态 Zn-3Cu 合金在 Hank's 溶液中的极化曲线。由图 8 通过 Tafel 外 推法可得到 Zn-3Cu 合金的自腐蚀开路电位( $E_{corr}$ )、自 腐蚀电流密度( $i_{corr}$ )及自腐蚀速率( $v_{corr}$ ),如表 2 所示。

从表 2 可以看出,铸态 Zn-3Cu 合金的腐蚀电 位、腐蚀电流密度和腐蚀速率分别为(-1.062±0.105) V、 (10.7±0.7) μA/cm<sup>2</sup>、(152.2±10.0) μm/a。经轧制后,Zn-3Cu 合金的腐蚀电位 (*E*<sub>corr</sub>)逐渐向负方向移动。Zn-3Cu 合 金的腐蚀电流密度和腐蚀速率随着轧制变形量增加 而增加,90%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得到最大的腐 蚀电流密度和腐蚀速率,分别为(17.3±0.5) μA/cm<sup>2</sup> 和 (245.0±7.10) μm/a。由此可见,随着轧制变形量增加,Zn-3Cu合金的耐腐蚀性能逐渐减弱。

图 9 是铸态和变形量 40%、60%、90%轧态 Zn-3Cu 合金在 Hank's 溶液中浸泡 30 d 的腐蚀速率。从图 9 中 可看出,铸态 Zn-3Cu 合金的腐蚀速率最慢,耐腐蚀性 能最好,腐蚀速率为(21.4±0.8) μm/a。Zn-3Cu 合金的腐 蚀速率随着轧制变形量增加而不断增加,90%变形量



- 图 8 铸态和不同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在 Hank's 溶液中的极化 曲线
- Fig.8 Polarization curves of Zn-3Cu alloy at Hank's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deformation

Table 2        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as-cast Zn-3Cu alloy and the alloy rolled with different deformations in Hank's solution						
Sample	$E_{\rm corr}/V(\rm vs.~SCE)$	$i_{ m corr}/\mu m A\!\cdot\! m cm^{-2}$	$R_{\rm p}/{\rm k}\Omega\cdot{\rm cm}^2$	$V_{\rm corr}/\mu{ m m}\cdot{ m a}^{-1}$		
As-cast	$-1.062\pm0.105$	10.7±0.7	3.4±0.2	152.2±10.0		
40%	$-1.079\pm0.076$	12.1±0.8	3.0±0.2	171.0±11.3		
60%	$-1.085\pm0.083$	14.4±0.9	2.5±0.2	203.6±12.7		
90%	$-1.091\pm0.043$	17.3±0.5	2.1±0.1	245.0±7.10		

表 2 铸态和不同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在 Hank's 溶液中的性能参数



# 图 9 铸态和不同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在 Hank's 溶液中浸泡 30 d 的腐蚀速率

轧态 Zn-3Cu 合金的腐蚀速率最快,为(33.6±1.1) μm/a。 通过静态腐蚀实验与电化学实验测得的腐蚀速率变化规 律具有相同的趋势。

据 Vojtěch 等人<sup>[27]</sup>的研究成果,人体模拟液对锌合 金的腐蚀过程可通过锌与水的电化学反应表示:

$$Zn+2H_2O=Zn^{2+}+H_2+2OH^{-}$$
 (1)

Zn-3Cu 合金组织中 CuZn<sub>4</sub> 第二相与 α-Zn 基体相形 成电偶腐蚀,其中 α-Zn 相为阳极,CuZn<sub>4</sub> 相为阴极。随 着轧制变形量的增加,Zn-3Cu 合金组织基体相发生晶粒 细化,在组织的单位面积内可形成更多的原电池,对应 的腐蚀速率更快。

图 10 是铸态和变形量 40%、60%、90% 轧态 Zn-3Cu 合金在 Hank's 溶液中浸泡 30 d 后去除腐蚀产物的 SEM

Fig.9 Corrosion rate of as-cast Zn-3Cu alloy and the alloy rolled with different deformations after soaking in Hank's solution for 30 d





Fig.10 SEM images of as-cast Zn-3Cu alloy and the alloy rolled with different deformations after removal of corrosion products by soaking in Hank's solution for 30 d: (a) as-cast, (b) 40%, (c) 60%, and (d) 90%

照片。从图 10 可以看出,铸态 Zn-3Cu 合金基体相和 CuZn<sub>4</sub> 相表面光滑,基体相凹陷较浅。经轧制后,40% 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显微组织中出现较多的颗粒和 小凹坑,基体相和第二相表面粗糙,且基体相整体凹陷 程度加深。变形量 60%轧态 Zn-3Cu 合金基体相进一步 凹陷,CuZn<sub>4</sub>相裸露部分增多。变形量 90%轧态 Zn-3Cu 合金 CuZn<sub>4</sub>相裸露部分增多。变形量 90%轧态 Zn-3Cu 合金 CuZn<sub>4</sub>相裸露部分增多。变形量 90%轧态 Zn-3Cu 合金 CuZn<sub>4</sub>相基体相凹陷更严重,第二相内部出现小凹 坑,整体上凹坑数量增多。锌合金的腐蚀是由阳极基体 相和阴极第二相之间的电位差所导致的电偶腐蚀。随着 轧制变形量的增加,合金两相的晶粒逐渐细化,且伴有 次生第二相的析出,使得单位面积内阴极和阳极区域增 多,电偶腐蚀间的腐蚀电流密度增大,加速了腐蚀的发 生,导致合金表面小凹坑增多。由此可知,CuZn<sub>4</sub>相较 基体相更耐腐蚀,Zn-3Cu 合金的耐腐蚀性随着轧制变形 量的增加而降低。

## 3 结 论

 1) 铸态 Zn-3Cu 合金的组织由 α-Zn 相和 CuZn<sub>4</sub>相 组成,其中 CuZn<sub>4</sub>相呈树枝状和不规则形状。随着变形 量增加,Zn-3Cu 合金的晶粒尺寸减小且 CuZn<sub>4</sub>相沿着轧 制方向被不断拉长和断裂,两相分布更加均匀。

2) 铸态 Zn-3Cu 合金的抗拉强度、屈服强度和延伸 率分别为(98.9±5.2) MPa、(94.5±4.9) MPa、2.2%。随着 轧制变形量增加, Zn-3Cu 合金的强度先增后减, 塑性不断增强。60%变形量轧态 Zn-3Cu 合金屈服强度最高,为(263.1±4.9) MPa。变形量 40%轧态 Zn-3Cu 合金的抗拉强度和硬度最高,分别为(234.8±4.5) MPa和(869.26±21.56) MPa。变形量 90%轧态 Zn-3Cu 合金的抗拉拉强度和硬度最低,分别为(112.4±3.7) MPa和(537.04±17.64) MPa,但其延伸率达到(67.6±2.7)%。

3)电化学试验和浸泡试验测得的铸态 Zn-3Cu 合金的 在 Hank's 溶液中的腐蚀速率分别为(152.2±10.0) μm/a、 (21.4±0.8) μm/a。随着变形量的增加, 轧态 Zn-3Cu 合金 的耐腐蚀性能较铸态 Zn-3Cu 合金不断减弱。变形量 90% 轧态 Zn-3Cu 合金在 Hank's 溶液中的电化学试验测得的 腐蚀速率为(245.0±7.1) μm/a, 浸泡试验测得的腐蚀速率 为(33.6±1.1) μm/a。

#### 参考文献 References

- Dai Xiaojun(代晓军), Yang Xirong(杨西荣), Wang Chang(王 昌)et al. Materials Reports(材料导报)[J], 2018, 32(21): 3754
- [2] Hehrlein Christoph, Schorch Björn, Haberstroh Jörg et al. Minimally Invasive Therapy and Allied Technologies[J], 2020, 31(1): 1
- [3] Cheng J, Liu B, Wu Y H et al.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[J], 2013, 29(7): 619
- [4] Bowen P K, Drelich J, Goldman J. Advanced Materials (Deerfield

Beach, Fla.)[J], 2013, 25(18): 2577

- [5] Zhao S, Jan M S, Rainer E et al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[J], 2017, 76: 301
- [6] Sikora-Jasinska M, Mostaed E, Mostaed A et al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[J], 2017, 77: 1170
- [7] Lu Hongmei(陆红梅). Study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Zinc-Based Biodegradable Biomedical Materials(锌基生物医用 可降解材料的组织与性能研究)[D]. Harbin: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, 2008
- [8] Li Huafang, Yang Hangtang, Zheng Yufeng et al. Materials and Design[J], 2015, 83: 95
- [9] Guo Zihui(郭子辉), Huang Haitao(黄海滔), Ma Yiming(马义明) et al. Shanghai Metals(上海金属)[J], 2019, 41(6): 19, 28
- [10] Huang Haitao(黄海滔), Guo Zihui(郭子辉), Ma Yiming(马义明) et al. Shanghai Metals(上海金属)[J], 2021, 43(3): 58
- [11] Tang Zibo, Niu Jialin, Huang Hua et al. Journal of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Biomedical Materials[J], 2017, 72:182
- [12] Jana Elena Kessels, Inga Wessels, Hajo Haase et al. Journal of Trace Element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[J], 2016, 37: 125
- [13] Yang Peng, Wang Yixuan, Macfarlan S T. Trends in Genetics[J], 2017, 33(11): 871
- [14] Niu J L, Tang Z B, Huang H et al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[J], 2016, 69: 407
- [15] Sun He(孙 贺). Study on Deformation Microstructure and Texture of ME21 Rare Earth Magnesium Alloy during Asynchronous Warm Rolling(ME21 稀土镁合金异步温轧变形组织及织构研究)[D]. Anshan: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, 2021
- [16] Cui Yan(崔 岩), Wang Licheng(王利成), Dong Changqing(董常

青) et al. Hot Working Technology(热加工工艺)[J], 2019, 48(24):78

- [17] Qin Liangjie(秦梁杰). Study on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Z31 Magnesium Alloy Sheet with Equal Path Angle Rolling and Single Pass Bending Deformation(等径角轧 制—单道次弯曲变形 AZ31 镁合金板材组织与力学性能研 究)[D]. Chongqing: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2018
- [18] Wang M, Jiang Y B, Li Z et al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[J], 2021, 801: 140379
- [19] Luo Heng(罗 衡), Chen Zhenhua(陈振华), Xia Weijun(夏伟军) et al. Mining and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(矿冶工程)[J], 2008(5): 103
- [20] Li Rongde(李荣德), Song Xianjie(宋宪杰), Liu JIngfu(刘敬福). 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(沈阳工业大学学报)[J], 2010, 32(4): 363
- [21] Jiang J M, Huang H, Niu J L et al. Scripta Materialia[J], 2021, 200: 113907
- [22] Mani G, Feldman M D, Patel D et al. Biomaterials [J], 2007, 28(9): 1689
- [23] Hall E O. Proceedings of the Physical Society. Section B[J], 1951, 64(9): 747
- [24] Jarzębska A, Maj Ł, Bieda M et al. Materials[J], 2021, 14(13): 3483
- [25] Mostaed E, Ardakani M S, Sikora-Jasinska M et al. Materials Letters[J], 2019, 244: 203
- [26] Zhang Yuan(张 源), Zheng Ruiyu(郑瑞宇), Liu Yun(刘 芸) et al.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(稀有金属材料与 工程)[J], 2022, 511(12): 4646
- [27] Vojtěch D, Kubasek J, Jaworska L et al. Acta Biomaterialia[J], 2011, 7(9): 3515

# Effect of Rolling Deformation on Microstructure,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Zn-3Cu Alloy

Li Ranran, Yang Jiacai, Lin Jianguo, Zhang Dechuang

(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Xiangtan University, Xiangtan 411105, China)

**Abstract:** The effects of rolling deformation on the microstructure,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Zn-3Cu alloy were studied.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in rolling deformation, the grains of Zn-3Cu alloy matrix are refined, and the CuZn<sub>4</sub> phase in the alloy is elongated and partially broken along the rolling direction. The strength of Zn-3Cu alloy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, and the plasticity increases continuously. The Zn-3Cu alloy with the deformation of 60% has the highest yield strength, reaching ( $263.1 \pm 4.9$ ) MPa. With the increase in deformation,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as-rolled Zn-3Cu alloy gradually decreases, while the as-cast Zn-3Cu alloy exhibits excellent corrosion resistance.

Key words: zinc base alloy; rolling treatment; microstructure; performance

Corresponding author: Zhang Dechuang, Ph. D., Professor,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Xiangtan University, Xiangtan 411105,

P. R. China, E-mail: dczhang@xtu.edu.cn